1.魔法少女…雪之下 ——————————————————————————（1）

2.贤者の赠り物 ———————————————————————————（10）

3.猫与布丁与他和她 —————————————————————————（15）

**魔法少女…雪之下**

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初见时均与魔法无异。一位堪称伟大的作家如是说。必须指出的是，关于这位作家与他所处的领域，我并非某种教派般存在的信徒，只是粗浅地读过一部分相关作品而已，因此也自认可以分清作品与现实的界限。然而，想法与经验总是被亲身经历所影响——那一天，不，不能称之为那一天、甚至那一段时间的那段时间之后，我或许只能以如此方式让日常所契合的逻辑继续下——

啊啊啊啊啊为什么连写出来的文字都变成了这种风格，我是哪里来的欧美小说三流翻译家吗……而且就连写下这段文字的动机也着实不明。水性笔啪地扔到一旁，滴溜溜地在光滑的桌面上毫无规律地滚着，撞到边缘微微卷起的稿纸后停下。我有些懊恼地捂住脸。指缝间浮动的空气带着温度，像是冰冷空间中发着高烧的人感受到的一般——不，停止这种无谓的联想，包围身体的冷空气什么的，发烧一般泛起红潮的脸颊什么的——意识作用实在是太讨厌了。

然而正如那讨厌的心理学原理描述的一般，愈予压抑而愈发鲜活的记忆碎片像是滴落在干燥地面上的雨点一般不断融合扩散。我关上台灯，唯一的光源消失之后，柔和而极淡的银色从窗帘缝隙中漏进来，视野中的暗影似乎又让我重新站在了那段经历的起点。

那原本只是很平常的一天。不，或许不应该用如此理所应当的平常来形容。无论是冬日的夜晚还是游乐园，从理论上来说并无特殊之处，但是，理论与实际的差异正在于此。

正如想象中的夜风不会带来肌肤表面温度的实感、却依然可以造成虚幻的冰冷感触一般，从瀑布山最高处坠下时的失重感让人几乎无法分清这是否为真实存在的现实——或许只是因为苍白灯光映照下的那个身影。

和雪之下一同从游乐设施的出口走出，因为不久前刚刚经历的坠落的缘故，两人的脚步都有些虚浮。我的情况稍好一点，雪之下则像是被夺去了魂魄一般，脸色惨白，紧紧地着水面，远方的夜空中，烟花璀璨地迸射后留下的淡痕映衬着带着实体感的喧闹声，让人不禁感觉身处游乐园中被废弃的一角一般。

但位于终结的末路一侧的长椅应该并不孤独，因为身边的那盏灯一直照耀着他不是吗。

不知为何，心里升起有些矫情的念头——当然很快便被雪之下踉跄的脚步带回现实。嘴角不自觉地无奈扬起，再次确认了一下长椅所在的方位。

“雪之下。”

轻声唤起被高空坠落后遗症困扰的某人的注意。指了指长椅所在的方向。雪之下用几乎无法察觉的动作幅度点头，但是视线依然无法平视前方。小手也还是紧紧地攥着我的大衣。从最高处落下时让心脏紧缩的重力感有些让人不由得轻笑地确实存在着，移动速度和走路时必需的平衡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走吧。”

是想让重力感以更合理的方式存在吗。不知不觉间，手心中传来的细腻触感勾勒出纤细的轮廓。

“啊…”

被压抑的惊呼声从身体侧后方传来。意识到大衣衣角那一丝联系的消失与手心的感受，脚步不由得停了一拍。

雪之下依然低着头。或许，也可能是熟悉的面庞我还未来得及窥见，便再一次地被隐藏起来。

“嗯…”

没有挣脱发力带来的拉扯感。于是暂停的脚步重新开始移动。不知为何，雪之下的步伐似乎比之前安稳了很多。

到达长椅的路途并不遥远，事实上，或许仅仅花费了数十秒的时间；然而内心的无形钟表却仿佛使人遭遇了「克洛诺斯塔西斯」一般：从雪之下踏出的安稳的第一步，到踏入长椅旁路灯橙黄光晕的那一瞬，就像是进入不同时空前必须经历的时间零点。

在雪之下坐下、手心的触感暂时消失之后，错乱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不见。

终于，雪之下重新抬起头。因为坐下休息了一段时间的缘故，她的脸色红润了很多，不再像是之前那样苍白。瞳孔被柔和的光映亮，整个人终于在经历长时间的疲惫后显出了一丝精神。

想必也是很辛苦吧，和不小的团体一同在人海中沉浮，更何况还有时时刻刻都显得有些兴奋过度的由比滨。之前这家伙就显出了身体不适时才会有的脸色。

“比企谷君。”

不过现在终于又能以如以往一般充满活力的声音说出相似的话了。

“嗯？”

“和由比滨同学她们联系吧？”

“不用再休息一会儿吗。”

“没关系的。而且，打电话时也可以坐着哟。”

轻轻地笑了，仿佛在开玩笑一般的指责我的拖延。嘛，不过也不能算指责，用提醒这个词会更加适当一点。因为在搭乘瀑布山之前原本就约好和由比滨联系。

“嗯。”

应答着，我拿出手机再一次地拨通了由比滨的号码。然而——

『小企你终于有认错的自觉了！真是的！下次再这样惹小雪生气我可饶不了你哦！』

和一般情况相比长得有些过份的「嘟嘟」声过后，由比滨劈头盖脸的斥责通过听筒传了过来。

“由比滨…？”

听筒对面的声音有些奇怪，虽然从语气、口癖表达和语音来看可以下意识地就确认的确是由比滨没错。但是音色还是让人感觉有些不对劲。是因为信号多层转换后产生的畸变吗，这倒不是不能理解——一般人通过电话听筒传出来的声音和平时说话的声音也会不一样嘛。

但是，比起音色，对面的喋喋不休更让人在意——完全忽视了我这边的疑问语气，似乎只是听到我的声音后就开始一股脑儿地倾诉不满。

但是话说我什么时候又惹雪之下生气了……以至于让由比滨如此愤慨。

有些费解地看了看身前依然端坐在长椅上的雪之下，注意到我的目光，她也以一副好奇的神情回应。没办法，只好先试图让电话另一端的由比滨冷静下来再说。

“呃…那个，究竟发生什…”

『…小企你还这样，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不是说了嘛，不可以这样惹小雪生气！不要装作无辜的样子啦！再这样的话我可不会放小雪回去哦！可不要到晚上再来求着小雪回去！她答应我也不会让她走的！』

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让人费解的关键词冲击着神经。什么叫晚上求着雪之下回去，难道雪之下会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公寓吗……

可是没等我继续问下去，电流的滋滋声响了起来，信号好像受到了干扰，由比滨的声音中断了。

将手机拿到眼前，显示已经结束通话。什么啊…重新打过去确认一下好了。然而这一次，连表示接通中的嘟嘟声也没有响起，莫名其妙地就跳到了通讯录名单界面。

“怎么了吗？”

或许是看到我满脸奇怪的表情，雪之下关切地发问。

“啊，可能是由比滨手机的问题，没有办法接通。之前她好像在因为你的事情担心…”

无法直接将由比滨的奇怪发言转述，只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办法向雪之下解释。然而好像让她更担心了……

“真的无法接通吗，或许…”

“唔…或许她手机没电了，刚刚试过几次，都没有办法接通来着。”

无奈地向着确认事实的雪之下展示了手机界面显示的情况。

“唔…”

轻扶着额侧，雪之下沉吟着。

“可以联系上其他…啊，抱歉…”

“呃……”

应该是想问「能不能联系上由比滨之外的其他人」，但是或许中途想起我们这支队伍的构成，雪之下抱着莫大的歉意中止了询问——虽然说这家伙能猜到我不可能有户部那群人的联系方式在意料之中，但是果然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触。现在这种情况下，更是有一种我拖累了她的惭愧感。毕竟天色早就完全地暗了下来，手机上的时间虽然没有由不断跳动的数字带来的逝者如斯的紧张感，但是停留在的时刻也足以让人感到需要尽快向着下一个阶段迈进。

而且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联系上除了由比滨之外的人…只是…

“啊…那个，我打电话给一色好了。”

目前手机通讯录里唯一用的上的号码，就是你了，小彩羽！说实话之前被她骗走手机敲敲打打时还真没想过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

不过，按下通话键之前，或许，不，看来是必须征求一下面前这位少女的意见——她从听到一色的名字从我口中说出时就开始用冰冷的眼神瞪着我，啊，不仅仅是冰冷，混杂着一丝不屑，那神情简直是在说「呵，对后辈出手的渣滓」。

可是我真的是无辜的啊……

“免提。”

“嗯…嗯？”

“免提通话，比企谷君。”

“噢…好…”

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没准对她而言解释很多余…只是用简洁有力的语言下达着命令。看来这家伙体力恢复得不错……只是，免提通话什么的，为什么要这么执着…觉得一色可能会弄不清方向、无法准确描述汇合地点所以打算亲自确认吗，可是，领路这方面我还是有自信的，虽然达不到北极星的地步，但是也一定不会把你弄丢就是了。

这样想着，正常、但是延续时间显得过长的「嘟嘟」声再次响起，是电话接通的标志。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将免提打开。

『啊～前辈～』

苹果手机稍显单薄的音响中传来浓厚又黏腻的甜美女声，让人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呃，当然，不是因为雪之下的表情一瞬间变化的缘故，单纯地只是对听筒中传来的声音感到不习惯而已。一色某种意义上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那个…一色…？”

『是～前辈这个时间点打电话过来是寂寞了吗？虽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很让人高兴但是果然在深夜骚扰女生是不好的行为呢～啊，另一方面幸亏是我呢，下次不可以这样打扰其他女生哦？』

“一色你在说什么啊……现在你在哪里？”

话筒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丝毫不用考虑阅读空气的它真是太幸福了。雪之下的脸色已经和远处的水面相去无几，嘴角却上扬出危险的弧度…天…

『哎呀真是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很为难呢，毕竟要彻底地迎接前辈的话……』

“比企谷君，手机给我。”

终于，打断了从手机听筒处流出的蜜糖之河，雪之下以审判日降临的架势夺去了手机的控制权…啊啊，为什么今天由比滨和一色都这样不正常，难道是因为游乐园的影响吗嗨过头之类的。

“晚上好，一色同学。”

『噫呃——！雪、雪之下前辈。诶哈哈…那个，原来是雪之下前辈让前辈打电话的呀，果然是这样呢。一开始就猜到了…嘿…嘿嘿…毕竟这个时间点还和前辈一起在家的也只会是雪之下前辈了嘛……』

“嗯…？”

雪之下的冰冷眼神突然缓和下来，染上了疑惑的色彩。我也注意到了，那个词，一色使用的那个词。

就在迟疑的一瞬间，或许是隔空受到雪之下气场的震慑，电话另一端的一色开始磕磕绊绊地说着道别语。还没有来得及将心中的疑问点明，通话便在一色『祝和前辈度过美好的夜晚，以及没必要赶去书房啦』之类莫名其妙的晚安语中被单方面画下了句点。

“那个…雪之下…”

“嗯……”

虽然电话那端的一色最后的话语很让人产生无谓而使人难为情的联想，但是，比起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想，雪之下也注意到了。

“出于某种原因会打到其他世界线呢。”

“这种事情我可只在科幻小说中见过…”

“唯有实践能得真知。”

纤细而洁白的手指轻点着下巴，雪之下沉吟着。随后，做出稳妥的判断。看向我。

“意思是，再给其他地方打电话验证一下？”

“嗯……”

“可是，如果遇到我们无法判断的情况怎么办。”

倒不如说，先前两次将电话打到其他世界线的由比滨和一色才是小概率事件。

不过…

“不过，或许…可以打电话给我家，如果是爸妈或者小町，我想我有把握…”

尤其是小町，绝对可以在第一个字符说出口时就判断出结果，这是作为比企谷家一员的绝对自信。虽然身处这种神奇到几乎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我想「哥哥永远可以判断出妹妹的异常」这一公理依然有效。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和往日一样保持冷静的雪之下。毕竟，这至少说明我们的理智没有被扰乱。保有理性则足以面对一切突发状况，更何况现在在身边的是雪之下。

“那，我打咯。”

“嗯。”

当然，冷静归冷静，紧张感依然存在着。延长的嘟嘟声再次响起，为了便利，我没有关上免提开关。接通了，接下来就是判断事件性质的决定时刻！

『你好，这里是比企谷家。』

固定电话没有来电信息显示，而我和雪之下这边也没有先开口，因此手机另一端发出如此的问话十分正常——平时我也是这样做的。

可是——

为什么会是雪之下的声音！！！！

我扭头看向身边人、仔细地端详着，橙色的光影下，娇小的面颊如玉琢成一般。因为光线折射而像是倒映着星空的瞳孔中染着和我相同的震惊色彩。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面前的雪之下猛然转过脸去，长发间隙中露出的耳尖一瞬间变得通红。

“那个…喂…？”

声带不受控制地挤出声音。似乎是肌肉与组织在强迫着已经失去判断能力的大脑做决断，求证着某个终极问题一般，与电话另一端的人交流起来。当然，最终能说出口的，也仅仅只有一句无比简单的问候语而已。

可是，仅仅是意外事故般滑出的音调也迅速点燃了手机另一端通话者的心情。原本礼貌而带着距离感的声音一下子温柔起来，带着甜蜜又幸福的笑意，像是新婚燕尔的少妇般——

『啊，是八幡君吗。不久之前不是刚刚打过电话了嘛，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哟，今天比你先到家呢～』

“啊…”

『声音听上去有点累呢，不要紧吧…？』

“没…没事…谢啦，雪、雪之下…”

『哼～～？约定，忘记了哟？八、幡、君？真是的，明明两个人好不容易习惯了的，一不留心看住你就又改回去了。』

因为言语间刻意造成的停顿的缘故，一瞬间领悟到「那一个」雪之下所言的约定是指何事，可是…

视线再次转向身边的雪之下，她完全把身体转了过去，逃避捕食者的小动物一般蜷缩在座位上。唯一能看到的一点点肌肤上，红色一直没有消退。

啊啊…自己的脸颊也在燃烧啊…

电话那头传来不安的情绪，唔，豁出去了…只要尽快结束通话、想办法脱离这种困境的话就没问题了吧？第二天醒来之后就会忘记的。

“抱歉呐…雪…雪乃…”

『哼～等你哟，路上小心。』

通话，中断了。

那个平行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心绪的振荡却久久未能平息。

“呐，哈…比企谷君…”

“是…”

“我们，往出口走吧？在这里…好像，也不是办法…”

“嗯…对，我记得去出口的路。只是，没关系吗，身体什么的…”

“嗯……”

“那…走吧，去出口和他们汇合。”

“嗯……你认识路的吧。”

“认识…对…所以，走吧，雪之…”

断续的对话进行到末尾的音节、即将迎来终点时，雪之下却忽然情绪高昂的打断了最后一个词——原本五个音节的字词在前三个音节结束后便戛然而止。

站起身，雪之下又一次攥紧了我的衣角，是怕迷路吗。

可是，不会丢下你的吧，能否找到从这个奇异空间出去的路不说，万一出去后在人群中失散、单独地误入这样的地方可就难办了。

「啪——」

布料与肌肤的触感出现在手心。

“走吧。”

没有回头去看她的表情。

“嗯。”

小小的应答声传来，一瞬间就像是电话那端的那个声音一样。

————终————

**贤者の赠り物**

Fragment 1 AM 08:43

笃、笃，高跟鞋与光滑地面接触的声音伴随着某种步伐移动的节律响起。正在等待电梯的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公司入口处大型整体式玻璃门打开。西服裙包裹着姣好身段，是本公司社长走了过来。

不远处，不久前刚刚停下、刹车榖冷漠地散发着热量的黑色跑车的海鸥式车门慢慢降下。仿佛确认了什么一般，安静地驶离了停车的地点——由于距离与时机的缘故，我看不清驾驶舱内的景象。

不过——社长今天不是自己开车上班？这倒是很罕见的情况。当然，是对于我这个刚刚入职不久的新人而言的罕见，即使担任着社长助理的职位，但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全面了解全貌也实属正常。迄今为止只见过社长自己开着那辆可爱的英国车上下班不代表社长只会自己开车上下班嘛……以我的观察而言，社长手指上低调地散发着光彩的那颗星星理论上也预示着某种可能性嘛——只是她在公司里基本未曾提到过就是了。

“呀哈喽，这不是小加藤嘛，早上好哟～”

不知不觉间，社长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高中女生一般欢快又明媚的声音响起来。尽管是前辈但不得不说比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还要显得年轻，社长的女性魅力很多时候即使是身为女生的我也无法抵挡，不过她生气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啊啊，早上好…”

我急忙转过身，有些机械地回应着。偷偷观察了一下，与声音传递的情绪截然不同的是，精致的脸庞上浮现着不满的表情，好看的眉眼蹙成赌气一般的形状。在我注意到之前的那一瞬间，眼神似乎还不经意地瞟向了走来时的门口的方向。

唔…总而言之社长大人的一天似乎并不是以好心情开头呢…

叮——

一边努力地规划着工作日程，一边下意识地思考着陌生而低调的黑色跑车、社长没有自己开车的第一次与赌气般的坏心情之间的联系。

电梯门缓缓打开，社长轻快地走了进去。我连忙跟上。

Fragment 2 AM 11:04

小小的店门上沿安装着复古般的铁质招牌。中古欧洲般的质感搭配着雕塑其上的西里尔字母，很有些彼得时代的影子。

简朴的柜台前坐着的客人与手中捧着锦盒的老板娘很是熟络，颇为随意地搭着话。

“店家的名字果然与产品密切相关呐。不过恐怕极少有人能够想到这种风格竟然出自日本本土艺术家之手吧。我就总是想起贝加尔湖畔的雪。Бай…ガール…？”

“自从你的话变得比以前更多之后，给人的观感就像是你的俄语发音一样糟糕。”

被奇怪而蹩脚的尾音逗笑了。毫不在意客人的身份，将锦盒小心地打开后，柜台后的女人一点不留情面地抛出尖锐的话语。懒懒地拢了拢黑色长发。

“一切按照你的要求。我想你家那位应该会喜欢的。”

躺在锦盒中心的软垫上，银色的项链泛着月华一般的冷光。

“谢谢啦……”

“没什么好谢的哟，报酬还是要收的。从你的车来看…就不给你打折了，大作家？”

女人勾起嘴角，轻轻地将盒盖合上。递给显得有些笨拙的客人。突然，两人的脸上都浮现出惊愕的表情，两只柔软的小手从客人的腰间环绕过来。

“小八！嘿嘿～”

客人无奈地笑了，小心翼翼地挣脱开束缚。不知何时从店门进来的高中生打扮的女生嘟起嘴，不满地甩了甩束成单马尾的青蓝色长发。柜台后的女人则显得颇为头疼，向一瞬间又恢复笑颜的女生甩出一个严厉的眼神。

“开个玩笑嘛，老姐真是的，总是生气的话容易有白头发哦～对了，小八是来取礼物的吗？”

“啊，没错…”

“记得把我的祝福也带到哦～”

“是是…”

与店中的姐妹俩告别，客人提着礼品袋，钻入停在路旁的黑色跑车。

被车辆离去后安静的风吹动一般，铭刻着西里尔字母的铁质标牌轻轻地晃了晃。临近正午的阳光柔和地投下温暖的影子，如同那标牌上印刻着的名字一般。

Fragment 3 PM 15:22

“唉，麻烦死了……”

粉色发圈将黑色长发束成利落的单马尾，穿着紫色围裙的女生皱起眉。

“嗯…？”

专注地观察着烤箱智能面板，白色衬衫的袖子有些凌乱地卷起，站在店中开放式流理台一角的男人毫无意识地应着声。看了看不知何时汇集在一起的、拿出手机偷偷拍摄的小女孩们，黑发单马尾的女生似乎更恼火了。径直走向流理台深处。

“真没想到你这张脸也会有这样的一天呢。”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男人转过身。女孩拿着眼镜的手停在半空，镜架打开，很容易便能戴上。不知为何，女孩沉默了，将眼镜架合好之后递过去。男人似乎想说些什么，不过最终还是小心地接过，害怕触碰到什么一般，轻轻地戴好。

快门声依然接连不断地从开放窗口响起来。

“不过某人还是有些用的，比如带来客源一类的？”

女孩俏皮地眨眨眼。烤箱发出工作完毕的提醒。

“对了，记得把放在那里的花带上，结衣准备了很久。”

“噢…好…”

“本来想着让你直接到她的花店去拿，不过她上午来过，顺便就带过来了。”

拎着袋子送出店门，女孩将粉色发圈取下，瀑布般的长发披散下来。

“我也是…”

带着决意一般看向眼前站着的男人，最终还是转过头去。男人思索着，下一个瞬间轻轻地笑了。

“会的。”

“…以及，下次有时间，一起吃饭吧。她挺想你的。”

“嗯…”

小小的应答声几乎听不见。

Fragment 4 PM 19:07

看着副驾驶座上气鼓鼓的某人，我不禁轻笑起来。平日从她的公司同事那里了解到的她和眼前闹着小孩子脾气的她形象重合，显得莫名的可爱。

早晨起床后就一直闪耀着期待的眼神，久久等不到表示时倏地黯淡下去；临出门时闹着别扭拒绝着分别行动，无奈只好开车送她去公司——突然有点想要像她的同事们小小地道个歉…从不久前在公司门口接到她时的表情来看，今天不是一个轻松的日子。

不过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她着实很可爱，我不禁生出恶作剧的念头。唔，不过还是不要了，如果某人真的生气了的话我也会良心不安的。

马上就到家了，还是好好地将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她吧。

“呐～”

下车，乘上电梯，公寓房间的门打开后，没有来得及开灯，有些昏暗的门廊中，耳畔传来温润而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是…是…？”

心里莫名升起被人拆穿的恐惧感。努力微笑着，转过身去，将缠绕上身体的某人轻轻摘下来。可很快地，肩膀与脖颈处又传来带着温度的压迫感。

“蓝宝石，我喜欢的蛋糕，以及…”

勾起有些妖冶的笑容，眼前人思考着什么一般轻轻地晃着小脑袋。

“结衣小姐的花～”

全部命中，不愧是雪之下家族的长女。看到有些丧气的我，她的笑容温柔了许多。

“不要摆出这样的表情嘛…心意我可是好好地收到了哟～”

面颊感受到唇瓣的柔软。面对面站着的两人间的距离似乎被彻底弥合。我下意识地回抱住小巧的身体。

怀中的人仰起头，紫黑色短发的发梢轻轻划过肌肤，有些痒。

“唔，不开心的话，礼物也会送不出的哦？”

有些不解地看向她，怀中的重量一下子加重了几分，下一秒，背部感受到木质地板的凉意。应该是顺便用脚带上了门，我听到齿轮啮合的轻响。

“呐…阳…”

“嘘——”

带着清新的香气，洁白的指尖将尚未来得及说出口的词句封锁。紧随其来的，是漫延在口腔中的、早已熟悉、却似乎永远也不会厌倦的甘甜味道。

“最好的礼物，要开始拆封了哦～”

温热的气息喷吐在耳畔，含糊不清地说着。视线被剥夺之前，看到近在咫尺的她魅惑无比地眨眼。

虽然蛋糕的口感可能会因为错过最佳品尝时间而变差，不过，也无所谓啦。

————终————

**猫与布丁与他和她**

“…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砰——

“…喵…？”

一个小时前，一墙之隔的处所，紧随裹挟无比气势的怒嗔而来的是让承重墙都为之振动的关门声。啊，准确地说，或许用「摔门」这个词来形容会更为贴切。以及，除去这一行为本身的声势，其发生概率也足以使人吃惊——就像是坠入大气层的小行星，威力惊人是一方面，极其罕见也是一方面。

总而言之，住在我目前小窝隔壁的两位邻居不知为何破天荒地第一次吵架了，呃，至少是他们俩搬来之后的第一次；唔，或许，是他们俩搬来之后闹出能让我听到声响的…第一次…？

或许正因为这种神奇的“第一次”效应，直到一小时后的现在我还在想着可能的原因。

叮——

有些呆板的电动门铃声响起来。我站起身走向玄关——不得不敬佩自己的意志力，就这样轻易地在寒冷的冬月挣脱了被炉的魔窟。当然这意志力多半是来自于好奇心，如果我的推理没有错，现在站在门口的八成是一位站姿习惯性不端正、明明戴着眼镜很帅却总是放任一双死鱼眼毁掉自己的脸的前辈。哇，光是想想从他口中听到诸如「那个，不好意思，能帮忙，到我家敲个门吗」一类的台词就很兴奋啊哈哈哈哈。这可不是我的八卦心理作祟。名言有云，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你看，秉持着如此动力的我不就很轻易地战胜了连大不列颠骑士王都可能吞没的怪物了么？

啊，好吧，我承认的确是有些八卦啦。不过可是那两位哦？新年时吵架哦？赶出家门的等级哦？连邻居都可以听见的程度哦？倒不如说不好奇才是怪事吧~

“久等啦~”

“呃，你好啊…”

不自在地轻轻挠着脸颊，面前名为比企谷八幡的学长有些不好意思地偏过头去。拎着一只精致的纸袋，脖子上的围巾看起来很暖和。

“喵~”

抱歉，判断失误，不是围巾。

“哦呀，库洛也来啦~”

“……”

“喵~~”

将身体整个儿地搭在比企谷学长脖子上的是名为库洛的猫咪——也是他和她一同养的宠物。平日里见时就很乖巧，而且熟络后对我也挺亲近的。总而言之是一只好猫咪，尤其喜欢黏在比企谷学长身上的好猫咪，从我的观察与接触来看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啊，抱歉抱歉，前辈快请进~”

因为库洛毛茸茸的尾巴扫来扫去的缘故，一时注意力全部被这小可爱夺走，比企谷学长被我晾在一边。不过他似乎完全没有在意，只是一直看着数米之隔的那扇门。

“呃，那个，没关系的…”

他低声开口，丝毫没有挪动脚步的意思。眼神依然扫向隔壁的房门。

“唔，被…雪乃姐赶出来了…？”

干净漂亮的直球，直到作为掷球手的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的地步。比企谷学长尴尬的笑了笑，稍稍攥紧了手中那个精致的袋子。

“那个，所以说，户坂同学…”

“啊啊，说了叫美游就好，前辈是想让我帮忙去…？”

“嗯…如果，那个，方便的话…”

和比企谷学长一同住在隔壁的是名为雪之下雪乃的少女。当然从后辈的角度来说，轻易地用少女这个词来形容和自己同系的三年级学姐似乎有些不太尊敬，可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任凭谁第一眼看见雪乃前辈都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她吧——即使我是女生也一样。过去一年邻居+同系的缘故，我和她，当然，也和同样住在隔壁、同样就读于东大该系的比企谷学长熟悉了起来。而相较于有些呆又有些闷的学长，果然还是学姐对我更亲——很多时候就像姐姐一样。

所以比企谷前辈也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可以比较轻易地把门骗开吧。

“没问题哟。嘻嘻~”

“啊，那真是太谢谢了…”

“不过前辈你要站在前面。”

“呃，那样的话应该是不会开门了吧…”

“欸——鼓起勇气来嘛，话说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和雪乃姐吵架呢…”

利落地换好鞋，推着学长转身向自家门口走去。库洛从学长的肩膀上轻快地滑下来，在前方一路小跑着。话说为什么库洛会和学长在一起，雪乃姐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自家猫咪赶出来呀。

叮咚——

在我的催促下，学长满脸不情愿地站在了紧闭的门前，库洛跑到他的脚旁坐下，仰起小脑袋兴味盎然地盯着学长手上的袋子。

“雪乃姐，是我，美游~~”

深呼吸、做好准备动作、大声呼喊、转身、溜进自己家门、将身体贴成沿着门缝偷偷窥视的形状——一气呵成，户坂美游，豪杰！接下来就可以好好“旁听”咯~嘻嘻，说不定下次还能从两位前辈那里敲来一笔零食什么的。

因为我的举动而目瞪口呆的学长很快地恢复了正常，我想是因为门开了的缘故。

砰——

果然是不想再见到吗…话说雪乃姐的动作也太干脆了一点吧。正这样想着，不远处地那扇门似乎又吱呀吱呀地敞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传来。

“雪之下…”

这是学长——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是说类似抚平炸毛的雪乃姐、或是回应雪乃姐的时候学长的声音会带上和平日里明显不同的色彩。虽然是一如既往的低沉，但是声音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啊，库洛~”

“喵~~”

声音低沉的前辈听起来像是被漂亮地无视了呢…

猫咪的叫声听不见了，库洛应该是跑进了房间里，不过雪之下前辈没有关门，也没有说话。

“不要再见到你了…”

赌气般的声音还是传了过来。我偷偷将身子探出门去，学长依然像根木头似的戳在原地，雪之下前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靠在门框处，侧身对着学长——身高差的原因，从学长的角度应该是看不到雪之下前辈的正脸，不过从我的方向就一清二楚了…嗯，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放到傲娇场景中做立绘的程度。我拼命地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哇，雪乃姐真的超可爱。话说学长到底是做过些什么找到她做女朋友…啊，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还是先关心一下眼前的事态好了。

“我买了布丁…”

前辈也别过脸去，用好像陈述客观事实般的语调淡定地描述着客观事实。将手上那个精致的袋子稍稍向前递过去。又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补充了一句。

“是那一款。”

“嘁…切…”

看不见的猫耳朵动了动，雪之下前辈努力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眼神却抑制不住地瞟向那个纸袋。

“以后不会只顾着和库洛玩…”

应该也是注意到了雪之下前辈的变化，学长继续说着，可是半句之后又停了下来。抱着某种决意般，脸上泛着红，在短暂的停顿后重新开始。

“不会只顾着和库洛玩…把你…丢在一边…”

一直侧身站着的雪之下前辈脸色刚刚有所缓和，突然又像是施上胭脂色釉彩的瓷瓶一般变得通体粉红。猛地转过身去，鼻尖似乎要撞上学长的胸口。语气支支吾吾地开口。

“笨…笨蛋你在说什么啊？大笨蛋…我才没有…库洛…”

又愤愤地转过头，耳尖通红。我想一定不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啊啊话说我为什么要没事看这俩在大门口吵架啊，晚饭都吃不下去了感觉…

“布丁会变得不好吃的…”

“嘁…”

“库洛在等你呢。”

“那…就这一次…”

“不过现在只能吃一个噢，不然晚餐…”

“我不，就全部都要…”

“雪之…”

“嗯？”

“是是…”

铰链啮合的声音传来，二人的交谈声渐渐弱下去。隔壁又恢复到往日的宁静。口袋里随身拿着的手机振动了一下，应该是line的消息，我划开屏幕。果然是学长发来的感谢信息。

嗷呜~~~~~~~~~~~~~~~~~~~~~~~~~~~~~~

毫无心情研读信息具体内容的我无精打采地重新钻进被炉。

雪乃姐的晚餐如何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应该是吃不下了。

简直像是被人用奶油蛋糕一股脑儿地砸脸上了啊！

下次想办法把库洛诱拐过来陪我几天好了。

201X年冬月，天气，粉雪如砂糖。

————终————